

宅斗之

玉面玲珑

聆花雪／著

高墙大院之内 钟鸣鼎食之家
在堆金积玉的繁华地 里炮制腥风血雨的阴谋 无怨无悔的惨烈宅斗在此决绝上演
然而此世今生 我们仍然是玲珑局中的弃子罢了

中國華僑出版社

宅斗之
玉面玲珑

聆花雪 /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宅斗之玉面玲珑 / 聆花雪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13-2397-2

I. ①宅… II. ①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2713号

宅斗之玉面玲珑

著 者: 聆花雪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苏 绵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49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397-2

定 价: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长风破浪会有时	001
第二章	心计欲何施	029
第三章	世事如棋，我欣为卒	053
第四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077
第五章	我为谁争名分	105
第六章	得偿所愿	129
第七章	无意苦争春	151
第八章	风波乍现	179
第九章	君心莫测	207
第十章	道是无晴却有晴	243

第一章

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并非没有自知之明，我不配的自不会去争，

可既然落到我手里了，就是我的，

我的东西也就容不得别人来抢。



辰时淡薄的日光洒落于柯府万熙苑的回廊下，万熙苑的管事妈妈崔妈妈一手拢在怀中，站在数个小丫鬟跟前，抬眼冷冷横了左前方的厢房一眼，问道：“她起了？”

其中一个小丫鬟挑眉道：“今日起得比往常早了些，秋白这大早的就去给她拿热水去了。”

另一个小丫鬟低笑道：“我听见秋白原是使唤静枫拿热水去的，静枫竟一声也不应，掉头就走了。”

崔妈妈闻言，眉梢间也泛起了笑意，道：“使唤你们？你们可仔细着，我们这院子里的人都是大太太给安大爷的，我们的正经主子是大太太和安大爷。那容氏，前一月安大爷还病的时候，大太太吩咐我们按着大奶奶的礼数待她，如今安大爷早好了，我瞅着大太太的意思，是不想留了，我们日常只管伺候好安大爷，旁的一概与咱们无干。”

那个唤静枫的小丫鬟脸上有点得意，道：“如此说来，她在这里的时日也不长了。”

崔妈妈道：“当初安大爷重病缠身总不见好，老太太亲自到灵若寺去为他打平安醮，正好碰上寺里的男女先儿，说是大爷命里注定有这疾病，此病非

药石可治，只消选了八字相融的姑娘嫁与大爷，冲一冲大爷身上的晦气，自能不药而愈。也合该这容氏有幸从咱们府里走一遭，偏生她家爹娘愿把女儿送到府里来，八字正好也相融，老太太便做主让容氏过了门。”

崔妈妈冷笑了一声，又道：“不承想容氏过门后大爷的病越发重了，眼瞅着要不好，那时老太太就传出话来，愿意给容氏大奶奶的名分，不管大爷日后如何，只想她一直在府里为大爷守着福。那容氏想必也是巴望着从此留在府里享那大奶奶的福，自是应承了。如今大爷是快要好全了，老太太虽没有说什么，可老太太是个明白人，那容氏家祖上虽说曾有几百亩田地，可早就被她那破落户的爹给败光了，如今她爹不过就是个佃户，这等出身，如何当得了咱们府里的大奶奶？咱们每日敬她一声‘大奶奶’，她也不掂量掂量，就她那点福气，消受得起么？”

她们围作一团絮絮叨叨地说着，秋白捧着盛放洗漱物事的红漆托盘从后头走过，淡淡扫了她们一眼，一言不发地往前方主子的厢房而去。

亦绿看到秋白，不由压低声音道：“可是被她听去了？”

崔妈妈轻哼一声，道：“听去便听去。当日容氏进门，合府上下都知道，她别说是嫁妆，就是身上那一身行头，都是老太太掏体己给她置办的，更别说那价值多少的聘礼了。带着个陪嫁丫头就过门了，谁不知道，她不过就是老太太为了添大爷的福买进府里的，日后去了这大奶奶的名分，跟你我是一样的人，这陪嫁的，就是丫头的丫头罢了！”

秋白进了厢房，看到自家主子容迎初已然换上了七成新的莲青色隐芙蓉纹对襟长袄，此时正盘膝坐在矮板榻上，拿了篦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发丝。

秋白走上前去，将托盘放在榻旁的小几上，便听容迎初缓声道：“才刚听到你唤静枫去打水，眼下又是你自个儿端了进来，可是她们又不听使唤了？”

秋白看了主子一眼，道：“奶奶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些个事儿该是一样不差地落进奶奶眼里了。”

容迎初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愤怨，看到秋白正要动手伺候自己梳洗，只静声道：“且慢。”她放下了篦子道：“我问你，咱们进这府里来有多长时日了？”



秋白道：“到今日正好两个月了。”

容迎初含笑道：“秋白，这段日子你受委屈了，最最难得的，是你始终没有向我露出一丝着急来。我一直觉着你是个沉得住气的，果然不负我所望。”

秋白抬起头，道：“哪里就不着急呢，我眼看这境况，心里就跟火烧似的，只是看奶奶还像往常一样，可是不想多生事端被人拿住把柄？”

容迎初低低一笑，道：“这院子里的妈妈丫头都是大太太给的，前一个月大爷不好的时候，她们对我虽说不上尽心尽力，可也顾着礼数。最近越发轻贱起来，这大门大户的规矩岂同儿戏，若非得了上面的意思，这些人也不敢欺到明面上。”

秋白咬一咬牙，道：“说穿了这就是过河拆桥！奶奶，这……”容迎初扬一扬手止住了她的话，道：“你到外面给崔妈妈传个话，只说是大奶奶请她和静枫、亦绿、香卉、雅琴进来。”秋白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听命去了。

片刻，崔妈妈和静枫、亦绿、香卉、雅琴一行五人便随在秋白身后进了厢房中，秋白看她们没有行礼的意思，便开口道：“大奶奶，崔妈妈她们到了。”

崔妈妈心里并不情愿，勉强欠一欠身道：“不知大奶奶有何吩咐？”

柯府的院里人均是按着主子的身份定例分配的，容迎初本应是长房长媳的名分，院里该是有一个管事妈妈、四个大丫鬟、六个小丫鬟、六个粗使丫头、四个小厮，可容迎初虽然有着大奶奶的名分，却并非柯家循着娶长媳的礼数进入柯府，所以身边只得陪嫁的秋白一个大丫鬟，以及静枫、亦绿、香卉、雅琴这四个小丫鬟。另外的四五个粗使丫头和小厮常常被崔妈妈支使去办别的事，总也不在秋白的使唤范围内。

容迎初和和气气地对崔妈妈道：“妈妈今日迟迟没有进屋里来伺候，想必是忙着为我打点早饭吧？我就想告诉妈妈一声今日不必张罗了，大爷让我去他房中一同用早饭，现在时候也差不多了，妈妈就让她们几个过来替我梳洗便是。”

崔妈妈有点意想不到，只一言不发立在原地。身后的静枫撇了撇嘴，扭过头不理不睬；亦绿心中有点胆怯，不敢明着与容氏过不去，但看身边的姐妹都

没有动作，便迟疑着没上前；香卉窃笑，只等着看众人如何为难容氏；雅琴左顾右盼，不知崔妈妈和静枫如何应对，等下附和便是。

秋白见状心中有气，正想说话，容迎初便道：“大爷长时间服药，胃口总不见好，平日里早饭是不吃的，大太太为此一直忧心大爷的身子骨会受不住，今日难得想吃，让我过去伺候，若误了时辰，大爷怪罪起来，我总不能跟大爷说是丫头们不给我梳洗耽误了，可只秋白一人张罗怕也是来不及了。妈妈，您行事一向最妥当，您说待要如何呢？”

容氏明摆着就是要跟她们立规矩了，一口一个大爷、大太太，谁不知道大太太并不待见这容氏？可她说的都是摆在台面上的理儿，作为下人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崔妈妈心里明白，容氏话说在了前头，她们再要寻什么推托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与其真闹到大爷跟前，不如还是顺了这容氏一回，以后有的是机会让她知道厉害。

崔妈妈转过头吩咐道：“静枫，你们外头的活计先放一放，好生伺候大奶奶梳洗去。”静枫眼中的不屑益浓，抿着唇走上前去，亦绿等三人均跟在后头。

秋白示意亦绿把沐盆捧到容迎初跟前，静枫、雅琴和香卉三人袖手站在一侧，一副待命的样子，却又没有动手的意思。

容迎初并不以为忤，伸手向面盆中蘸一蘸手，脸色一沉，抬头冷眼扫视了跟前四个小丫鬟一圈，四人正自纳闷，容迎初倏地一手将亦绿手中的面盆拨倒，满满一盆热水洒湿了一旁的秋白半身，“砰”的一声，面盆摔在地上响得震耳。

众人霎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唬得心直跳，还未及反应过来，便听容迎初厉声冲秋白斥道：“小蹄子我待你客气三分你倒上起脸来了！我要热水净脸你竟试也不试便拿上来，你瞧我手烫得发红！我看你是娘家人，平日里待你宽厚，合着你就越发轻狂起来了！也不看看如今是在何处，我是何等身份，你是何等身份？你以前没规矩如今也没规矩么？你口里喊我这声大奶奶你心里可是真的敬着我？敬上的规矩你懂么？”说着转向脸色阴晴不定的崔妈妈，继续道，“妈妈平日怎么教你规矩的你全忘了么？什么样的人就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做什么样的事，做什么样的事就该守着什么样的规矩！



我在这府里的时日虽不算长，可也知道大太太规矩严明。你倒好，稍得一点脸面，尊卑高下就全忘了！主子不成主子，奴婢不像奴婢，这要传出去，辱没的可不只是我们这房人的颜面！”

秋白冷不防地被泼了一身热水，又被容氏疾言厉色地一顿数落，早已是脸色发白，浑身瑟瑟发抖，泪珠子簌簌地落下，连声认错道：“奶奶，是秋白伺候礼数不周，是秋白的不是，求奶奶息怒……”

崔妈妈等人见此情状，心里均一阵戚戚然，退却了泰半的不服气，亦绿慌得赶紧去拿毛巾擦地上的水，崔妈妈定一定神，对静枫道：“还不快去给奶奶另打一盆水？”

静枫顺从地去重打了盆热水回来，让崔妈妈试了，方端到容迎初跟前。容迎初和颜悦色道：“静枫姑娘果然是个妥帖人儿，所做之事只有好的，我最是放心不过。秋白没有你这份细心，这日后我房中的梳洗打点事宜，就有劳静枫姑娘了。”静枫眉一挑，却也奈何不得，只得点头称是。

一时众人便围在了容迎初周边按着礼数伺候起来。静枫捧着沐盆，亦绿手捧巾帕和靶镜脂粉之饰，秋白上来替容迎初挽了袖，从雅琴手中接过一条大手巾，小心将容迎初面前衣襟掩了，容迎初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

梳洗完毕后，秋白为容迎初挽了个回心髻，容迎初从妆匣子里取了一支白玉嵌红珊瑚珠子的双结如意钗，当着崔妈妈一众人的面斜斜地插进了发髻上。

接着屏退了这各怀心事的一干人等，容迎初拉过秋白的手，微带愧然：“丫头，刚才委屈你了，看这身上还湿着，赶紧去换一身。”

秋白满脸坦然，道：“奶奶言重了。这不算什么，我乐意。”

容迎初注视着她，心里暗暗揣摩她话中之意。秋白似有明了，自笑道：“只有奶奶好了，我才能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信奶奶也深明个中道理，我又怎会不识时务？”

容迎初目带赞许，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背：“你一向不需要我操心。”轻轻叹息一口气，“这几个人心思活络得很，都不是省油的灯，事情还没完呢。”顿一顿，又道，“趁着时候还早，赶紧去把崔妈妈叫进来，完了这宗儿我就到

正院去。”

崔妈妈再次被叫进了容迎初房中，心内不觉有点奇怪，又有点不安，刚才已让这容氏占了一回上风，自己也算是让了一步了，容氏该不会是趁势拿大，以为自己从此就要唯她是从吧？当真是异想天开，她本就是大太太的人，在容氏来之前就已经管着这院子了，即使让她逞一时之快，也不代表她能就此当上这院子的正经主子。这路可长着呢，大太太的意思她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她有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能耐跟容氏耗到底！

正想着，容迎初已上前来一手扶着她的臂膀，微笑道：“妈妈辛苦了，来，坐下说话。”一边给她让座，又让秋白上茶，这倒是出乎了崔妈妈的意料。

“妈妈镇日里为我打理这院中的繁杂事务，我是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容迎初缓缓道来，实实在在地露出了感戴的神色来，“日后恐怕还有许多劳烦妈妈的地方，还望妈妈多多担待才是。”说着，一手把发髻上的白玉嵌红珊瑚珠子的双结如意钗摘了下来，不动声色地塞进崔妈妈的手中，崔妈妈一惊，想要推托，谁知容迎初紧紧地将钗压在她掌心中，一副不容拒绝的态势。

秋白在旁看着，虽不知主子意欲何为，可隐约也猜到几分，便上前取过钗，插上崔妈妈的发髻间，笑盈盈道：“这钗与妈妈就是相配，瞧，可好看了。”

崔妈妈知道这钗对于容氏的分量，容氏当日过门一件嫁妆也没有，身上的衣裳首饰都是老太太给备下的，容氏可拿出手的首饰寥寥无几，这支钗可算是容氏最能充撑场面的首饰了。

一时有受宠若惊，也就没有再推拒，唯唯诺诺地笑着受了。

容迎初的笑越发意味深长：“妈妈耳聪目明，这院子里的丫头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必只有妈妈最清楚了。日后若发现有何不妥之处，只管来告诉我，我好心里有数，更不会亏待了妈妈。”

崔妈妈怔了一怔，容氏这话里的意思虽是明明白白，却让她越发觉得迷糊，不知容氏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倒有点让人不知道怎么应对了。想一想，便打了个太极：“这些丫头都是极好的，奶奶只管放心。”

没有得到正面的答复，可容迎初并不着急，淡淡一笑便让秋白送崔妈妈出

去。当厢门打开的时候，容迎初突然走到门边扬声道：“妈妈所说的我记下了，多谢妈妈提点！”

声音很响，传到了院中洒扫的小丫头们耳中，在廊下浇花的静枫闻声回过了头来，一眼便看到了崔妈妈发髻上的白玉如意钗。

目送崔妈妈走远后，容迎初方携了秋白走出厢房，施施然来到静枫跟前，道：“安大爷的身子好转了是件好事，你有没有听到大太太说过大爷身子好了，我就不是大奶奶了？”

静枫乍听到容迎初这问话，心下一紧，不由想到崔妈妈刚才在大奶奶房里是不是说了什么，只得硬着头皮回道：“我不过是大奶奶院子里的小丫鬟，哪里能听到大太太说的话。”

容迎初冷笑道：“你原知道自己是我院子里的小丫鬟，也不枉崔妈妈一直夸奖你行事知分寸晓进退。”语毕，也不待静枫回应，径自走开了。秋白匆匆扫了静枫一眼，果见对方神情僵硬，尴尬中又夹着气愤。

秋白低笑着对主子道：“我还担心你把那么好的白玉钗给了崔妈妈，崔妈妈不买账的话会不值。没想到奶奶原来是想借此离间崔妈妈和静枫的关系，奶奶这一着行得可妙，今儿个静枫定是恨崔妈妈两面三刀了，看她们还怎么连成一线。”

容迎初扶一扶额前的回心髻，从容道：“崔妈妈和静枫这两人的主意最大，对这院子里的下人影响自然是最深的，只有她们不和，才会有弱点被我拿捏，我才有更大的余地降伏这些个下人。话说回来，她们背后里嚼的舌根也不是没道理，我不过就是个寒门出身的贫家女，原是不配当这院子的女主人的。我并非没有自知之明，我不配的自不会去争，可既然落到我手里了，就是我的，我的东西也就容不得别人来抢。”

沿着林荫路来到了万熙苑的正院，容迎初径直穿过回廊走进内室，但见那八仙圆桌上已摆上了早饭，室内张罗的几个小丫鬟看到她，神情各异地朝她行过见礼，容迎初正想说什么，便见一名女子掀了帘子从暖阁里走出，那女

子抬头看到容迎初，脸色倏地一变，旋即转头冲暖阁里娇声道：“大爷，她来了，你倒出来帮我向她问个明白呀！”

容迎初冷眼看着这女子的言语行举，只见她上身穿暗绿色绣金盏花的小袄，下面是葱黄色百褶裙，头挽双髻，一张瓜子脸上浓妆艳抹，眉眼间满是嗔怨，一副妖妖娆娆的模样。这就是柯家大爷柯弘安的通房丫头紫文，自幼便伺候在安大爷身边，也算是这万熙苑的半个主子了。

内里的柯弘安正躺在长榻上养神呢，听闻声响，俊美的面容上泛起了一丝厌烦，懒洋洋地起了身，趿着鞋子往外走去，出了堂外，便看到亭亭立在当中的容迎初。

一旁的紫文柔若无骨地挨到他身上来，幽幽怨怨道：“爷，我身上可还在疼呢，都是这容氏给打的，我昨晚不是跟你说了，她使唤我做事，我不过是一时顾不过来，她扬手就拿了藤条打我，下手可狠了。”

容迎初和秋白闻言均是一惊，这紫文竟硬生生地安了罪名在容迎初头上，这鞭笞房里人的行为是大户人家的禁忌，更莫说她是新进的媳妇了。这要是传了出去，她平白就背了一个妒忌不贤的恶名，夫家是绝对有将她休弃的理由的。

容迎初本想要分辩，可念头一转，又定下神来，只抿紧唇静静地看着柯弘安。

他的态度，才是决定此事结果的关键。

柯弘安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哈欠，紫文不满地拽了拽他的衣袖，他一时并未理会，自顾自地在八仙桌旁坐下，拿了银箸夹点心吃。

紫文不由发急了，道：“爷，你昨晚不是答应我要好好审这容氏的吗？”

他嘴里还嚼着一块紫薯糕，点了点头，含糊道：“谁打的人，谁就要承担后果。”

容迎初攥紧了手中的丝帕，开口道：“相公认为谁应该承担后果？”

柯弘安眼帘一抬，瞟了她一眼，漫不经心道：“你打人了吗？”

“我没有。”



柯弘安目光突然深沉起来：“我凭什么相信你？”

紫文挑衅地瞪着容迎初，举手将袖子往上一撸，露出了手臂上一道道的青斑瘀痕，触目惊心。她声音益发尖利：“我身上的伤可是明明白白的呢！爷，此事一定要上告大太太，大太太一定会为我讨回公道！”

容迎初不温不火道：“大太太主理府中事务已是繁忙不堪，这是相公房中的事，自该由相公来定夺，怎能为大太太再添烦忧？”

紫文来到她跟前，满脸鄙薄：“你若不是心虚，又何必害怕到大太太跟前来说个明白？”

容迎初眼中的轻蔑淡得不能再淡：“我若是心虚，我打过你以后，有的是办法让你闭嘴。”

紫文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气急败坏地转到事不关己似的柯弘安身边，撒娇撒痴道：“爷，你听听她说的什么话！你就眼睁睁看着紫文被欺辱吗？你在她尚且没有丝毫顾忌，更别说你不在的时候了……”

她吵吵闹闹地弄得柯弘安忍不住又露出几分不耐烦来，容迎初看在眼里，垂下头轻轻一笑。柯弘安转过头来，她这抹笑意正好落进他视线中，他半眯起如星辰般明亮的双眼，掩下目中的波澜，面儿上只吊儿郎当地和起稀泥来：“你们两个谁对谁错，只有你们心里最清楚，这一大早的我神儿都没回过来，早饭也还没吃上，你们倒考起我来了。哎哟，不行，我这头又犯晕了，我回去歇会儿，你们俩自便！”

紫文没想到柯弘安竟然就此不了了之，气得满脸通红，回头狠狠地瞪了容迎初一眼，便追着柯弘安进了暖阁内。

如此一来自然是不需要容迎初伺候用膳了，她转身就离去。秋白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不无担忧道：“这紫文竟然包藏祸心，这样莫须有的罪名真是可大可小。”

容迎初却不以为意，道：“无声狗咬死人，有声狗是虚有其表。秋白，记住一句话，明枪易挡，暗箭难防。”

秋白细品主子的话，不觉有点放心，迫不及待地问主子道：“这有声狗非

杀不可，奶奶可是有主意了？”

容迎初含着一缕笑在嘴角，淡然不语。

容迎初才返回她的南院中，便有老太太房中的婆子来请，说是老太太刚得了新茶，邀她过去品尝。

随着引路的婆子来到柯老太太的寿昌苑中，穿过仪门，顺着回廊往前走，往坐北向南的正室走去，进门就是一座雕蝙蝠祥云的屏风，绕过屏风后便是寿昌苑的正厅，然而柯老太太人却不在正厅中，两名房中的二等丫鬟迎了出来，代替引路的婆子接引容迎初进入内堂中。

堂中想是燃着上等的沉香，气息醇和芬芳，让人的心无来由地安宁下来。

柯府的老封君柯老太太此时正躺在贵妃榻上，底下一个小丫头正拿着美人拳为她轻捶着小腿处，另有三个穿着得体的一等丫鬟在旁边的楠木小几前沏茶，看到容迎初进来，周到地上前来见礼请座，让她坐在了老太太的跟前。

柯老太太听到容迎初的问安声，睁开眼睛瞧了她一眼，方扶着近侍秦妈妈的手缓缓坐起身，没有言语也没有表情，却让旁人感受着她的雍容尊贵，心下没来由地就生起一股敬意。

柯家之祖曾三世袭平原侯，至柯老太爷，乃为四世，因柯家祖上于开国有功，主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让柯老太爷又袭了一代，并娶了沛安侯章家的小姐为妻，也即如今的柯老太太。

柯老太爷早在十年前便已仙游，柯老太太所出的两个儿子：长子柯怀远、柯家大老爷，他自小便刻苦读书，从科甲出身，曾高中榜眼，现今已高居礼部尚书之职；次子柯怀祖、柯家二老爷，虽也是科甲出身，却只中过进士，如今便在地方上任知府。柯家一门至这一代，可算是真真正正的官宦世家了。

说来柯府是钟鼎之家，柯老太太的两个亲儿又官运亨通，长子柯怀远育有三儿二女，次子柯怀祖则育有二子一女，正可谓儿孙满堂，柯老太太应是心怀欣慰，欢欢喜喜安享晚年才是。可不知什么缘故，柯老太太自柯怀远的元配任氏病逝后，便总是郁郁寡欢，不得开怀，至柯怀远将苗姨娘扶正为正室夫人之后，柯老太太更是患上了重病，全靠太医开具的大补药汤将养着身子，

饶是如此，老太太的身子仍是时好时坏，于是便逐渐将府中主中馈的重任移交给了大儿媳苗氏，自己便退居寿昌苑中休养生息了。

容迎初接过大丫鬟听荷呈上的茶盅，细细品了，赞叹道：“香味浓郁，口中回甘，果然是上等的大红袍。”心知柯老太太邀见她，必不是赏她一杯上贡的名茶这么简单。

柯老太太咳嗽了两声，秦妈妈和听荷、听莲几个忙递了茶水给老祖宗，柯老太太摆一摆手，抬头望向容迎初，闲闲道：“往年这个时节，可是你家里最忙的时候？”

柯老太太以这个问题为话头，让容迎初有点意想不到，一时猜不透老祖宗的心思，便如实答道：“现时正是农活最忙的时候。去年的这个时节，我和娘还有秋白几个天天在田里收割，总没有停的时候。有一次突然天变了，暴雨将至，我和娘急得什么都顾不上，拼了命地要把剩下的一亩田收割完，可还是没来得及，雷雨说来就来，我和娘两个眼睁睁看着上边的水流冲下来，一年耕种的辛苦，就这么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柯老太太啜了口茶，道：“你爹呢？”

容迎初心里好像被老祖宗揭开了一块阴影，怔了怔后，直言道：“不怕老太太笑话，我爹眼里，除了骰子，就是他的赌友。”

柯老太太明了地点一点头，道：“你爹和我家老爷本是发小，可怎么也想不到，你爹竟就生生地败尽了祖上的这几百亩田地。我替安儿寻亲的时候，你爹找上门来，我问他你可知道我安儿的病有可能好不了，这冲喜的媳妇要是过了门，即便安儿不在了，还是要一辈子守在柯家，没有再出去的理儿。说得好听，你女儿从此就是我柯家的长房长媳，我怎么也不会亏待你这个老丈人。说得难听，你女儿今儿个十七岁，往后就都是守空房的命，你不过就是卖个女儿讨了口饭吃。”

容迎初凄冷一笑，爹爹如何急不可耐地将她送进柯府中，她当然知道。

值得他卖女求得一份价值不菲的聘礼的，除了他日积月累欠下的巨额赌债

外，还有他就此重获富贵的痴心妄想。

当日爹爹回来说了要与柯家攀亲的事，娘只是沉默，唯夫命是从的她，是不可能为了女儿与丈夫抗争的。

众所周知，柯家的承重孙柯弘安病入膏肓，命悬一线。面对女儿的愤怒，做爹的他冷冷地甩来一句：“你要配个庄稼小子种一辈子田，还是到柯家去守寡享一辈子福？”

爹爹不会怜惜她可能孤清的后半生，在无可转圜之下，她除了自怜自艾，还可以选择另外一条或许更艰难的路。

既然是柯家的长房大奶奶，那就掌握住大奶奶该有的一切。

柯老太太看了她一眼，道：“迎初，你自幼就是过苦日子长大的，这我都知道。”她叹息了一口气，继续道，“当年人人都以为老太爷与我联姻是天造地设、门当户对。其实只有知情人明白，我章家祖上虽是列侯，可至我这一代，先帝便疑我父亲与藩王勾结，我父亲为避嫌疑，早早递了奏折辞官回乡，那一众子跟红顶白之辈，知道我章家有此一过，好的便避之则吉，不好的就落井下石。托祖上的洪福，先帝怜我章家祖先开国有功，没有再行深究，可我章家经此一劫，也元气大伤，家势早不复往年。”

容迎初静静听着，感觉到柯老太太话音内几不可察的隐痛，旧年往昔的荣辱起落，想必在老人家心内埋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吧。

只不知，这一番话背后的目的，究竟为何。

柯老太太敛一敛神，话锋一转道：“迎初，若是你，一夜之间从有到无，你将如何自处？”

容迎初唇边带着疏淡的笑意，道：“老太太刚才说我是自幼吃苦，其实并不然。我五岁以前，爹爹还是富甲一方的地主，那时我何尝不是锦衣玉食？我和我娘都不会料到会有山穷水尽的一天，那天看着债主凶神恶煞地闯进家里来抢东西，我和娘半点奈何不得。第二天，我们一家几十口人都散尽了，只剩下爹娘、我、初生的幼妹和秋白五人，娘一声不响地出门去，我在后头跟着，和娘一起求着以前要看我们脸色的张员外把田租给我们种，只因为我们知道，